

## 寻找南山

文/鄧鴻

天，一直阴沉沉的，自从我要上南山景区寻找真正的南山，自从我知道南山大佛的庐山真面目。但我不怕，黑云压山山不摧，由您顶着；除了您，南山大佛，没谁有这个能力，没谁有此法力。

寿比南山，家喻户晓的词语，中国人的梦想，华夏人的追求，赤县人的企盼。做为炎黄子孙，我也早早知道您，早早地羡慕您，早早地追寻您。南山在哪里？而今到龙口，就要拜谒您，夙愿即将实现，我欣喜若狂，终于见到您了，梦寐以求的南山！

南山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1999年4月8日奠基，2000年4月18日竣工……

导游的介绍，令我大吃一惊。2000年建造的景区，至今不过十多年，但龙口南山旅游景区打造的却是一幅“寿比南山”的人间美景。呵呵，我今天见的是李鬼，今天拜的是赝品。鱼目混珠，这不是南山，我在懊悔，我在沮丧，不经意间说出口，冒犯了南山大佛的尊讳，大佛要给我出题。

车在向南山景区挺进，天开始转阴，我开始不舒服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肚子咕咕作响。肚子疼，要方便。而今，停车，不可能，我也无法启齿。实在忍不住，我不住地问司机快到卢山了吗。司机一脸茫然，我不得不改口问“快到南山了吗？”我人未到，心早已到假南山找厕所。卢山，不，南山大佛，厉害，您的第一道题。

车停人下来，自然见南山。虽然不是真正的南山，但狐假虎威，卢山借南山之名也威风很的很。我在山下瞻仰，只见南山

大佛高高端坐在山顶的莲花上；坐南面北，双目垂视、睿智慈祥，双唇微启，似笑非笑，欲言未语；右手高举，施无畏印；左手放在膝盖上，掌心向上，施与愿印；胸前有一万字，这是古印度宗教吉祥的标志，象征太阳和火。面对高大雄伟辉煌的南山大佛，人只有一种感叹：伟哉，伟哉！只有一种感觉：在她脚下，挫了锐气，甘拜下风。她结跏趺坐，高高在上，安然地接受众生的顶礼膜拜。为众生拔除痛苦，给予幸福的南山大佛，为何让我肚子疼？别看您高高在上，俯视天下，可除了由232件佛体，108块莲花瓣，302个发髻，共642块锡青铜外还剩什么？不错，您是世界第一大铜铸佛，您也是世界唯一的一座坐南朝北的大坐佛；您高38.66米，重380吨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，我的南山大佛？别生气，啊，又出题啦。

下车未站定，雨水要赶人。刚下车，便下起雨，登山，雨天不行。可是不登山，来南山干嘛，要知道南山景区最大的卖点就是登山拜佛，就是福寿南山，虽然它是假冒，即使它为伪劣，但人们依然趋之若鹜。登山，大佛不高兴，要拒之。你不高兴我就走，呵，那不是我的本性，更何况我知道这雨水是您南山大佛的考题，做学生的只有做题的份，哪能逃避作业。我要上山，我要看看南山的真面目，即便是雨天。

迈步登山，双腿发酸，浑身无力，怎样登攀？狼狐仰视，双目垂视，佛在看俺。咬紧牙关，拖腿

登山，筋又紧拉，腿也打颤，我该怎么办？刚才还好好的双腿，这会咋这样不争气，咋这样不管用，咋这样没能耐？我可是养精蓄锐、有备而来的呀。抬头擦汗，佛又俯瞰。牙关紧咬，继续登山，突然右腿疼如针簪。低头察看，右腿膝盖右侧血积斑斑，一巴掌大的脓疮显然在目，目睹不堪。下车时好好的，登山时好好的，咋就突然起了疮，那么快，那么大，那么疼，谁有此本领？谁会这样干？抬头再看，慈眉善目，佛在考俺。呵呵，南山大佛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上山，一定做好您的考题，一定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右手擦疮，左手擦汗，提腿迈脚，忍痛登攀。

登攀，攀沿；攀沿，登攀；终到山巅，摸着莲花瓣，笑看佛慈面。千里寻佛缘，万里找南山。而今南山顶，举目看众山，见我皆俯首，看我都仰观。正询福祉，要拜南山，手机响起，我急忙接听，老母亲的声音震我心田：今天你生日，别忘吃鸡蛋。拿着手机，喃喃自语，泪迹斑斑。古稀之年的老母亲，不会接打电话的老娘亲，怎么打来的电话？我已

不惑之年，娘亲还在惦记，娘亲还在挂念。大千世界，何人知我来的时辰？何人记我来自何年？何人天天为我祈祷？何人时时为我忧担？我心在颤抖，母语语震天。这里觅南山，那里寻福寿。南山在那里？南山在老家，南山在老屋，南山在老院，大佛母为天。福祉在何处？福祉在厨房，福祉在针线，福祉在娘心，老娘是福仙。

站在南山，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南山：大佛为娘亲，南山在老院。

历尽三难，生理的磨难，雨水的考验，疮疤的历练，找到了真正的南山，寻到了真正的佛缘。

抬头佛对面，天晴佛笑言：佛为自家母，快回真南山！



## 春天榆树不说话

文/韩国光

那棵榆树就站在我的斜对面，走过去不过八九步远。春天里，这棵榆树在等什么呢？它静静地看着我和行人，没有说话。其实，我也在默默地打量着它，仰头才能看全它拥着蓝天的树冠和枝杈。

还在三月头里，如同钻进景框里纷繁枝杈便开始复苏了。仿佛一夜间，无数细细枝条便像“花串串”般的举满了一树。榆树刚抽芽时柔枝上先结的是一种棕红色的小小绒球球。它的色泽比红桑椹要浅些，可红中又潜伏着赋有生机的绿。或许才过两三天，这种棕红底色便又让绿给占据了。这绿远远看来是那种很饱和的翠绿，硬质的翡翠形容不了，不如拿池塘里的浮萍打比方，那是飘在树上的青青浮萍，而且是带水分的。

那种“榆树钱子”便是点点绿绿里绽开的“花瓣”。我走到



近前观察过，枝条上的每一个像如“绿梅”的小朵朵，差不多都是有十多片榆钱组合的。你静心盯着它看上一会，便觉得心里的花也要开了。榆树枝上开满了“绿梅”，可再仔细端详一下，又会发现每个柔枝的神态也是各不相同的。有的是一波三折，有的是水袖翩翩，还有的慷慨地把身姿展现在你的鼻前、嘴边，递上清清香香的榆树钱子，叫你闻，

让你尝。

我小的时候很爱吃这种清香涩涩的榆树钱子。从柳郢摘来榆树钱子后，母亲会把它拌上面絮放到大铁锅里蒸。那时家里蒸它烧的是柴禾灶，贪馋的我常常猴急地把柴不往灶里填，忙乱中手上还烫了一个小火泡。其实，那时吃榆树钱子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劲，能品出什么味道来，我们做孩子的到底也说不清。

长大后，尤其是在这几年

里，与近前这棵榆树为友的我，不知为何，在春天里，对别人到此采摘榆树钱子竟有了些愤愤和难受。有两位年轻的女子在榆树钱子还未长到丰满时，就扬起长长的细竹竿，对准树头狠打起来。榆树钱子“哗哗”落了一地，我的泪水好像也落了一地，忍不住走上前就说，你们打轻一点吧，榆树也会感到疼痛的。她们还算听话，改为了用手捋，一人拉着树枝，一人轻轻地捋。

但也有人不听劝的，有位路过的外地男子，他见了榆树钱子眼睛里似乎都放着绿光。他一手死命地拽着树枝，一手就大把地抓着榆树钱子往嘴里塞，树枝“咔嚓”一声终于被拽断了。可晃了一下的高高榆树依然平静地看着他，仍没说一句埋怨话。

春天的这棵榆树，在给人们送上礼物“榆树钱子”的同时，枝条一直都在顽强乐观地向上生长着。即便这时有人弄伤了它的枝杈，它仍会站在风中微笑着，“春天榆树不说话”，它好像等着更多的人去欣赏它，走近它，读懂它。

## 春花烂漫 励志人生

文/李鴻

每每散步在田间小道上，时不时的会看到路边草丛中闪现出那么一点或两点的野花，叫得清名字的有荠菜花，牵牛花、紫荆花、蒺藜、狗尾巴花、野枸杞、小黄花、野蔷薇、苜蓿花、小雏菊、野菊花、蓝盆草、金簪子、黄朴棱、尖拔草、喇叭花、汽车茅、猫茅草、野葦子、蒿草、蒲公英、艾草、鸡蛋壳盖花等，还有好多叫不清名字的花。轻松的散步，悠闲地赏花，强体、赏景一举多得、自娱自乐，也是一种超脱、放松。

野花大多生长在杂草丛中，无人管理、无人施肥，更无人修剪、侍弄，只是一味地吸食着车轮扬起的尘土，默默无闻，毫不显眼，偶尔下起一场细雨方可见到它们的真容。

野花的生命力极强，春暖花开，万木复苏，它悄悄地吐出嫩芽，吮吸着大地的营养，自主地茁壮成长，不是有那句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么？野花就属于这种自生自灭型。

野花开的花有黄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红的、紫的、花的，各式各样，点缀在田间地头，坑塘河边。野花朵朵都很小，不起眼，没有人注意他，更无人眷顾它，与人工培育、嫁接的花儿相比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但与其它杂草相比，野花显得鹤立鸡群、出类拔萃，属于野草中的另类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也许是人们给予它的应有的赞美和评价。

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，不可能十全十美，有不足的一面，也有光鲜的一面。人工培育的花，很少见到阳光，天生娇嫩，生命力脆弱，一旦走出温室，很难经得起风霜雨雪的洗礼，易凋谢。而野花则不同，紧贴大自然，随季节而生，又随季节而灭。晴天阳光普照，自行光合作用，新陈代谢，阴天水滋润，灰尘自清，劲风一吹，摇曳生辉，在不起眼的路边繁衍生息，根深叶茂，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，并对路面起到固本强基的作用，既绿色又环保，为人类奉献着清新的空气。

野花粗壮、挺拔，富有豁达的气息。野花大多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，《本草纲目》、《齐民要术》等诸多典籍都有明确记载，古人尚知爬山越野，遍地搜寻，何况现代医科技发展达的今天，专业化、集约化的花草种植产业早已走出温室大棚，走向山间旷野、平原大川。我想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绿色、环保、返璞、归真、怀旧理念的增强，野花的纯朴、自然、食用、药用价值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，野花必将走向药厂、养殖、餐桌等诸多领域，野花大发展、大开发的春天即将到来。

哦！我为野花而歌，我为野花而唱。我讴歌野花默默无闻、百折不挠的品质；讴歌野花结实、厚重、大气的性格；我赞美野花的傲雪风骨，顽强的生命力；我赞美野花抗拒恶劣环境、自然灾害的能力。

野花尚且如此，何况做人做事呢？